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大禮議

世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帝次興獻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分已而獻王薨帝受

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

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

得人宗社生民有頼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

子厚熜聰明仁孝徳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

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内外文武羣

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

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彬壽寧侯張鶴齡駙

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齎詔諭金符

之安陸州戊寅彩等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己發安陸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勅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奢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大學士

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𠫊緣監織榷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

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時有
待對公車舉人張璁者爲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
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
言於衆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爲南
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
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
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
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

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
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
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
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興獻祀
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
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
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
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

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敕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

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皇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
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
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
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
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
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
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
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

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
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
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
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
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
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
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
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

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馬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

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雖至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蒙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雖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

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璁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溱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爲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璁

戒諭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入帝不從再議由大明左門入復不從帝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

州聞朝廷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謂從
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
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
臣惶懼　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
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
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
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廷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
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

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璁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

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　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內朝謁太廟上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兵部主事霍韜見張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帝益為之心動矣　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闈加

之可也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為興獻王不宜稱考廷和覧疏乃擢孟春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别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為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　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

聽至是廷和啣璁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耳璁怏怏而去　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諭加

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豈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顧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

皇太后懿旨有諭令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
皇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
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
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
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内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
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
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
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璁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恱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欝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

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纘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為迂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令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

頌毋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内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盖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

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
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
夫然後合乎人情當乎名實二疏俱中沮不果上　三
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
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
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
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和等言冊
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

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温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踰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黄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 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

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强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

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
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
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
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
有不足辨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
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
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
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

而為之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
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
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
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
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故臣不
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
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

主者適主事俟廷訓據宗法爲大禮辨遍示羣臣俟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絶俟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産言也皇上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叅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

抗章力論以為當從衆議上怒其朋言亂政俱奪俸修
撰唐皐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
稱帝謂皐模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興
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
㳚以儀賔沈寳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
黄綰錦衣衛千戸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
益心動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蕚張
璁詣京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並召之　興國太后壬

秋節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瀰馬嗚衡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忽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謂此意若出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嗚衡朱瀰不知太后懿旨

輙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
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奸讒之流或從而乘間獻
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
之將謂陛下以宫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
能無所軒輕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
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
報　三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
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初帝召張璁等都御史吳廷

舉恐璁至不變初說請勅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
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璁蕚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璁
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
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
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
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
不願為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
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昌等交

章力諫帝切責之勅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勅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别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内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為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

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慮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内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隆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珤張翀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罷之　户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

不必徵取来京上從之併止璁等勿来時璁萼已抵鳳陽矣見邸報勅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来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来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来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

璁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蕚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蕚等姦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弄方煮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託桂蕚代奏干寵而璁蕚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憸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內降

耶乞同璁萼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眇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俱上

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鵾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翀解州判官守益廣德州判官　命內閣擬撰聖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

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丈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國太后曰本生

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將見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既而見上言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璁蕚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見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

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吴一鵬朱希周郎中
汪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
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
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
郎吴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册寶尊號曰本生皇
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
自寢園迎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
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

不報　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
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曰
斯禮也廷臣若舊自有知者未敢犯衆而璁萼等感激
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當
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璁萼至京復同上疏
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為正俱留
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
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

狂率出侍為潞州判官初張璁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捶
擊之無一人與通璁萼稱疾不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
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熹約為內助臺
諫官交章攻擊以為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
報聞給事中張翀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璁等罪
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
降中旨命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切責翀鑑罪之璁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

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淶編修許成名崔桐簡討邊憲金臯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顧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

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璁蕚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輕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秋七月璁蕚既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姪稱天子

為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内外政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䟽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䟽入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帝切責之璁蕚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争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争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

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帝朝罷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
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
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
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
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
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
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
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

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
佘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
壁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
桂章王三錫佘承勳陸釴王相應良金皋林時王思凡
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𦗟鄭一鵬黃重李
錫趙漢陳時明鄭自壁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炳凡十有
六人佘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頡祁杲杜民表楊瑞張
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纉劉翀張録郭希愈蕭一中

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寇胡瓊張瀛何鰲張曰韜
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寛党承志劉天
民馬理徐一鳴劉勲應大猷李舜臣馬昇彭澤張鵾洪
伊凡十有二人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
嵩高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陳儒陳廷鸞高
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
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江必東

張聽張懷翁磐李文中張溧張鎧豐坊仵瑜丁汝夔臧
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縉姚汝皋劉淑相葛潮劉漳
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賔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
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
張䆐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駿白轍許路戴
欽張倹劉士奇祁勑趙廷松熊宇何鰲楊瀌劉仕蕭樟
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
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東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

龐淳伍餘福張鳳来張羽車純蔣珙鄭鎦凡十有五人
毋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嶽
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
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
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内閣告毛紀紀與
石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
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録諸姓名收繫諸
為首者豐熙張翀余寛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

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

毛玉胡瓚張曰韜楊淮張潔申良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敘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趣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

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威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席書至京

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與璁等合帝嘉之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蕚璁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勛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安陸松陵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及大禮既定百戶隨全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帝命禮臣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

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瀆臣等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為職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

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疏入謫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録　夏四月光禄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部集議尚書席

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璁桂萼俱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帝比

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
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
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
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
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之
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席
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尚書廖

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蕚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内擇地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從之　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

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

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録成　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

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勅禮工
二部卜日營度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
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
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
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　九月
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
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
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

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内外命
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
太后中宫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
令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蕚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
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
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
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蕚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
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主之後

祇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璁蕚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况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

廟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禮部議祭世廟用太

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

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

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常

日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璁纂要畧二卷以進上

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夫之此禮之爭非

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

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乃輯為要略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

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設奏武德文始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始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

為缺與張璁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勑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注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寛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

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

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

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

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為民者不

問爾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秋七

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皇考為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

皇帝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之

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璁皇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末有引用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愼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為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敦讓太宗宜別擬議且世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令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勲李時議之既而

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世宗理宜虛竢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　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

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宫褻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令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爲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

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
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
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膚有所弗
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
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
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
為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
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大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冑錦衣獄出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

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　秋七月議祔皇
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既勑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
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
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
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
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
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
皇考親孝宗弟臣謂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即

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咼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為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癸未祔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

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㬰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爲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敷天

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
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
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子視世廟也既已兄
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
義為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碍况父子至
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
寢膳死視歛含曾有鞠養之恩夤定父子之分者
迥相判也既不考孝即考興獻天下有無父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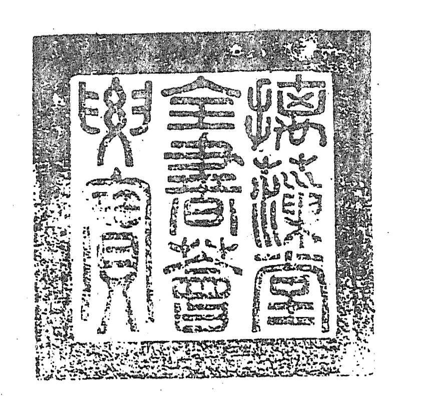
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既考興獻即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為天子父為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瞍禹不王鯀也興獻以肇脩啓聖儼然皇焉亦猶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湯不王商癸而周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踵事增華禮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冕几彌留奉迓入

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輿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為康皇帝英宗斥郕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地不偪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辟之遥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輿獻為天子父必

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興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録折衷禮經毋乃不倫興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即傳免朝賀傳聞乖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璁萼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

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廷
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貶所濮議諸臣旋蒙賜環
興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之錫類之仁亦璁
萼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嚴嵩附和
嚴父之説興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逼宫武廟嬿
躋新鬼以明察始以豐禰終蓋豐坊固子政之劉
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
令張孚敬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

四代各為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

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恚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為紊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為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

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䟽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説始命即舊址為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縁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

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歳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

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淶祭酒許詔學士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為宜而淶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

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鋐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璁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

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遒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璁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祀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　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於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

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　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
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　罷
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
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農氏軒轅
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
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
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　冬十月正孔
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

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郊

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禮乎古之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津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

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吏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夔益傅説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

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

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次纂入璁奏曰孔子祀典自唐宋以来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為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帝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吴沉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

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

何足為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

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為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之道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内籩十冪全豆十盖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

皆非之以為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

面杞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
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政俱是之敏政又以
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
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
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
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
召為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為梁
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為獻賦進喜誦

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為隂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附會圖讖致通顯不修小節葢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葢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為博士毁武於朝子賔客為盜繫獄武平心决之得不死

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嗣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平吴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衆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后蒼在漢初説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繚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棖封

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各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揚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宜并況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

胡瑗也先儒以通為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為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翊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

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毁臣聞愛其人者杖屨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宫墻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盖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

復司寇之舊衰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為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璁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棖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

邃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别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顔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　十一月已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丘祀器金爐玉爵錦幕圭璧及鐘磬貴鼓諸樂器既成陳於文華殿召大學士張璁閲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騂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騂

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
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寛恤於小民　大學
士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陽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
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大
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
當茲愼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
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

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

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

三時合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

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仍序昭穆如初

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

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

享則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

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帝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

享矣　祈穀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為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孚臣違君悖理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　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侍讀

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為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為大祫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黄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强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先祖

虛位而以太祖配享盖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
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
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
禘德祖為當李承勲等皆以為然夏言復抗疏折其
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
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
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
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

大雩宜於郊兆傍為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寢不舉　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太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

下竭誠事天此制為可若更起齋宮圜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為允協且秦漢以來未有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荅太靈帝報可遂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　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

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黄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　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

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

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
帝悦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
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
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内叙昭穆漢不考古諸
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
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
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
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

太廟南近宮墻東遡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即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歷羣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强為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

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
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来同堂異室未可
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
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
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言惶懼謝罪請
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
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
上諸廟合爲都宫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

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

內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
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
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
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
上仁宗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
廟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
之

十五年二月纂修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章以獻

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為可帝即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

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六月勑祀姜嫄后稷於武功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為請也　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詳大禮議　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

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詳大禮議）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黎華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棐議也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祀靈應禮官式微僉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或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旣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

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

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别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祫萃涣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褻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

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禄太學仍之郡國
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謬巳從祀四聖七十二
賢矣曽黜顔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啓聖禮
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
后蒼等五人考証班班勿僭勿黷禮也養天下故
祀土穀祈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
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内禁也土穀壇
亦遷焉非其類巳帝採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羣

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